

三美论视阈下《匆匆》英译的美感再现对比研究

程 程

天津大学 天津 300354

摘 要: 散文素有“美文”之称,其语言清秀隽永,结构精巧简练,意境唯美深邃。追求“意”“美”合一因此成为散文翻译的关键。《匆匆》是散文大家朱自清的名篇,被誉为现代散文的经典之作。本文以许渊冲的三美论为理论指导,选取了《匆匆》中极富美感的语言为研究对象,从音美形美意美三个角度,通过大量实例对 ChatGPT 提供的机翻译文与张培基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旨在研究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在散文翻译实践中的优劣所在。笔者希望通过这一研究,可以引起译学界对中国现代散文研究的更多关注,并为今后的散文翻译提供一些借鉴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 《匆匆》; 许渊冲三美论; 机器翻译; 对比研究

1. 引言

机器翻译作为一种高效的语言转换工具,具有快速高效、持续改进、实现跨语言沟通的优势,但它在翻译质量、文化差异理解以及创造性表达方面的局限性亦不容忽视。在文学翻译领域,尤其是散文翻译,这些挑战尤为明显。朱自清的《匆匆》作为中国现代散文的经典之作,以其温婉细腻的笔触和真挚的情感,展现了个人与时光的纠葛,兼具文学价值和美学价值。笔者尝试利用许渊冲的三美论,对散文《匆匆》张培基译本及 ChatGPT 机翻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分析两种译本在传递原作美感方面的实践效果。通过这一研究,笔者希望可以引起译学界一些思考,同时为机器翻译在文学领域的应用提供新的视角和启示。

2. 三美论视阈下《匆匆》英译的美感再现对比研究

2.1 叠词译法多样,再现音韵之美

2.1.1 押头尾韵

例: 原文: 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

张培基译本: The slanting sun casts two or three squarish patches of light into my small room. The sun has feet, too, edging away softly and stealthily.

ChatGPT 译本: In the cozy cottage, the sun's rays slanted through, softly caressing every corner. The sun, with graceful steps, quietly moved.

《匆匆》一文中,叠词的运用极具特色,如“斜斜的”和“轻轻悄悄”等,不仅丰富了文章的节奏感,也增添了

语言的韵律感。蔡丹,陈文安曾提到,“英语的音韵美主要通过头韵尾韵和拟声的方式展现出来”。张培基巧妙地运用了 softly and stealthily 以及 slanting sun 等押头韵尾韵的方式,完美再现了原文的节奏和音韵美,使得译文不仅在意义上忠实于原文,更在艺术性上与原作用相得益彰。相比之下,机器翻译虽然用词准确,能够忠实地传达原作的语义意义,但在捕捉和再现原作的音韵美方面往往显得力不从心。机器翻译缺乏对语言节奏和韵律的敏感度,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很难实现张译本的艺术效果。

2.1.2 叠词的创译

例: 原文: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

张培基译文: 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m entitled to altogether, but my quota of them is undoubtedly wearing away.

ChatGPT 译文: 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they have given me, but it does seem that my hands are gradually empty.

原文中“渐渐”意为“一点点地”,可直译为“little by little”,但此处这种译法稍显冗长,而且散文的“神似”无法传达。张译本采用“-ing”的结构,既能表示动作的持续性状态,也还原叠词的音乐美。“wearing away”意思为“to gradually become thinner or smoother, or to make something become like this, because of rubbing or touching”。原意指“磨损”,这里引喻为时间的流逝,而且该词本身就包括“渐渐”这层含义,“-ing”动作状态更是表达出“增义”或“强义”的语意。正如周笃宝在《汉语叠词与翻译》一文中表示,“与

汉语的重叠变化来说相差甚远, 英语词汇远不足以翻译汉语的叠词, 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舍弃形式而译其意义, 用比较贴近、自然的译文表达出原文的语意和体现重叠后词的词义变化”, 用英语的“-ing”形式翻译叠词就是其一。由于进行时不仅表示动作的持续性状态, 还具有描写、表情、修辞等功能。

2.2 重塑风格, 再现形式之美

原文: 但是, 聪明的, 你告诉我, 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是有人偷了他们罢: 那是谁? 又藏在何处呢? 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 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张培基译文: But, tell me, you the wise, why should our days go by never to return? Perhaps they have been stolen by someone. But who could it be and where could he hide them? Perhaps they have just run away by themselves. But where could they be at the present moment?

ChatGPT 译文: But tell me, clever one, why do our days never return? — Has someone stolen them then? Who could that be? And where are they hiding? Have they themselves escaped? And where have they arrived now?

朱先生一向追求“谈话风”的语言境界, 他认为文学只有像寻常谈话一般, 读了才能亲切有味。例 3 原句以短句居多, 长短句交错, 语言朴实无华。张译本充分把握原文口语化的特色, 用平实简练的语言再现原文的风格, 如 go by, never to return, run away 等, 用词简单凝练, 通顺自然。另外, 译文对陈述句及疑问句的处理也与原句在形式上极为相似, 断句也颇为一致, 完美再现了原作的形式美。机器翻译的译文也遵循原句的表现形式, 无论是句型还原还是断句处理上都与原作高度一致, 用词也较为平实简单,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再现了原作的形式美。但美中不足的是, 机器翻译对于句子逻辑关系的理解上略有欠缺。“那是谁? 又藏在何处呢?” 最后一个分句的主语按照上下文逻辑应该指的是时间, 而且这里的“时间”应作为受事主语, 施事者是上文偷走时间的人。因此, 张译本采用合译的翻译技巧, 显化原句的隐含逻辑关系, 即偷走时间的人是谁? 偷后又把他们藏在哪里了? 相比之下, 机器翻译的译文将时间主语当作施事主语, 意为时间自己偷藏在某个地方, 就曲解了原句的含义, 混淆了逻辑关系。不可否认, 机器翻译在捕捉并再现散文作品的形式美仿麦呢取得了显著的

成效, 然而, 它在深入理解并准确传达散文复杂的上下文逻辑和丰富的语义内涵方面仍有待提高。

2.3 氛围渲染, 重现原文意境之美

意境是散文的灵魂和生命, 一篇意境深邃的散文能够唤起读者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 深切感受到作品独特的美感和情感张力。刘士聪谈及散文意境时曾明确表述出, “文学作品的意境和氛围是通过作者在作品里所表达的精神气质、思想情操、审美志趣以及他/她所创造的形象营造出来的, 并构成作品审美价值的核心。”而对于传递原作的意美, 许渊冲先生也曾做出具体论述, 在《如何译毛主席诗词》一文中, 他明确谈到, 意美是“有声有色、捉摸不定的”, 译诗要绘声绘色表达出原诗所描写的形象和意境, 传达出原诗的思想内容, 在传递原诗的意美时, “可以选择和原文意似的绝妙好词, 可以借用英美诗人喜见乐闻的词汇, 还可以借助音美、形美来表达原文的意美”, 他在文学翻译的求美之道上总结出的“三美论”并不仅仅限于诗词翻译, 实际上对散文的翻译也具有指导性。下面选用张培基和机翻《匆匆》的译例从意美再现的角度进行具体分析。

例: 原文: 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 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 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 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罢?

张培基译文: What traces have I left behind? No, nothing, not even gossamer-like traces. I have come to this world stark naked, and in the twinkling of an eye, I am to go back as stark naked as ever.

ChatGPT 译文: What traces have I left behind? Have I ever left behind gossamer-like traces? I came into this world naked, and in the blink of an eye, I shall return naked as well.

原文用两个反问句来抒发作者对时光流逝的思考以及对生命短暂的感慨, 流露出“五四”运动落潮期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和忧伤情绪。这两句话并不是简单的重复, 而是语义复现, 语势递增的表现手法, 每个问句之中都包含着对前一句的追问和回答, 接着贯以下一句的追问, 正是通过这种问答式的结构使得全文充满跌宕起伏的节奏感。

“像游丝样的”强调诗人苦于找不到出路, 陷入迷茫的情感, 而“何曾”两字也加强了“不曾留着像游丝样子的痕迹”的否定意义。张培基先生将原文译成通顺地道的问答式句子, 辅以 no, nothing, not even 等词将字里行间的强调意味显

化出来,再现作者传情达意的意图。而机器翻译似乎拘泥于形式上的对应,连用两个反问句式完成翻译任务,略显累赘罗嗦,未能将诗人内心复杂的矛盾心理把传达出来,很难完美诠释作者对生命的理解和体悟。

3. 总结

《匆匆》格调委婉流畅,意境悠远深邃。自叙式的随笔散文丝毫不失散文独有的韵味。张培基先生在散文翻译领域造诣颇深,他用优美的文字和细腻的笔触绘就出令人动容的文学画卷,将原作中的情感、意境和韵味呈现得淋漓尽致,重新赋予了散文的生命和灵魂。相比较而言,机器翻译在忠实原文和重现形美方面表现较为突出。

参考文献:

- [1] 刘文玉. 散文翻译之“意”“美”合一——以朱纯深译《匆匆》为例[J]. 名作欣赏, 2022, (18): 166-168.
- [2] 程锋萍, 董玉芳. 顺应论视角下的散文翻译对比研究——以朱纯深、张培基《匆匆》英译为例[J].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20, 37 (01): 75-78.
- [3] 谷苗苗. 论散文翻译中的风格再现——以朱纯深《匆匆》英译本为研究对象[J]. 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9, 32 (09): 161-162.
- [4] 卢会会. 散文翻译中的“韵味”重建——试析《匆匆》两英译文[J]. 名作欣赏, 2016, (08): 151-154.

[5] 谭莲香. 炉火纯青 形神兼似——《匆匆》张培基英译本赏析[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03): 58-61.

[6] 朱兰珍. 汉英机器翻译的现状和发展[J]. 全国商情(理论研究), 2011, (Z4): 95+92.

[7] 周素文. 散文翻译中句法风格的再现——学习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J]. 疯狂英语(教师版), 2008, (01): 94-98.

[8] 周笃宝. 汉语叠词与翻译[J]. 中国翻译, 1999, (03): 27-29.

[9] 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

[10] 蔡丹, 陈文安. 从音律美的角度分析叠词的英译——以《匆匆》的两个英译本为例[J].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2014, (09): 159-160.

[11] 张红艳. 张培基散文英译研究[D]. 河北大学, 2012.

[12] 祝一舒. 翻译艺术与求美之道——兼析许渊冲文学翻译“三美”论[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3, (01): 96-104+147.

作者简介:

程程(2000年11月21日-), 女, 汉族, 安徽合肥人, 硕士在读, 研究方向: 笔译。